

我看「七夜怪談」■丁士芳（大傳所二）

瀛苑副刊

鼓起了極大的勇氣去看「七夜怪談」第一集，但或許是因為大學時拍過學生實驗電影，所以在看電影時都會不自覺地、職業病地觀察片中角色的設定、運鏡、剪接、音效、場面調度、燈光等等，也就因為如此，看完這部電影後我根本無法對劇情產生一般大眾所認定的「恐懼感」，反倒是对整個主題內容和部分片段產生了濃厚興趣。

片中的那捲錄影帶，似乎就是貞子的記憶和夢境。母親在鏡前梳頭髮、扭動的報紙文字、模糊的人們不停向前爬，以及那孤立於林外的一口井……。

這些或許是貞子曾經見過而深深烙印在腦海中的景象，經過夢的過程而破碎、扭曲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記憶。這個記憶假借著錄影帶（媒介）被我們看到了。

不論是有意去看那捲錄影帶或是貞子故意引誘人們去看的，當人們好奇地主動將它放入錄影機、按下 play 鍵時，人們實踐了窺視（打開）貞子不為人知記憶（潘朵拉的盒子）的舉動，貞子為此而懲罰觀視者。

貞子懲罰觀視者的方式著實有些奇特：讓看似虛假、猶如幻想一般的「不可能」成真。正如同劇中的龍司，他以為那只是一捲錄影帶、是過去的、貞子已經死了、詛咒已經解除了……結果所有的不可能到最後卻都變成真的。從電視機裡爬出來的貞子不必用蠻力去攻擊龍司，只要用她的

眼睛去狠狠地看著、瞪著，就夠把所有的人都嚇死……。這種「看」、「被看」、「懲罰」和「被懲罰」，就在這捲錄影帶被播放的一次又一次動作中，循環完成。

有人說淺川是因為 copy 另一捲錄影帶給別人看而破除兩種淨錄教觸害錄遭種過將這的不詛咒說身影徒犯法，也有人說淺川是因為泡在水中所以破除詛咒，這告觀的同私沒有種過將這的不詛咒說身影徒犯法，不論是哪一種比較對，都是一項「贖罪式」。那一次又一次像放錄影身者）自己告訴自己看觀為活動完成的共犯，後本以負。這的不詛咒說身影徒犯法」帶的行為，就像自覺自己告訴自己看觀為活動完成的共犯，後本以負。這的不詛咒說身影徒犯法藉著電視機播放淨身之情況。等到成為身上，而感到如釋重負。這的不詛咒說身影徒犯法被帶懲罰的一方會因為對方也成為身上，而感到如釋重負。這的不詛咒說身影徒犯法刷自己罪行與脫罪的方式便會在 copy 與轉送錄影流傳息。劇中安排淺川下井浸水去尋求貞子屍骨的劇情將這種「贖罪式的告解淨身」更加具體化。

淺川下井為貞子上刀山、下井水，不顧性命地找尋希望洗掉此惡感，以獲重生）。這種方式就好像進這淌混水始祖是誰？也不出最初說出、挖出這條八卦消息的大加譴責一番，到八卦的貞子小姐算她活該倒楣。

喜歡看電影的朋友們也許會和我一樣，在看完一部片之後

會想去找出它所反射出的社會真實剪影或找出電影編劇者及導演要告訴閱眾的話。如果說這部片的確讓我們產生恐懼感，那麼導致我們產生恐懼的原因，究竟是我們害怕貞子的報復心？還是我們人類那股對於未知事物所擁有的強烈好奇心和侵犯力呢？

2010/09/27